

“砸钱”？“搂钱”？

陈歆耕

陷入了一种“误区”，以为拍大片，就该“砸”大钱。许多国内外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影片的艺术质量高低与投入资金多少并无绝对的因果关系。小制作有时也能拍出征服观众眼球的佳作。仅仅靠“砸钱”砸不出高品质的艺术。

再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5分钟的《中国铁路》宣传片，何以需要“砸”掉1850万元？其实，只要看过这部短片，就不难得出结论。这部署有“导演·张艺谋”的短片，丝毫看不出张导演独特的智慧和匠心所在。飞驰的高铁列车、秀美的山川、微笑可人

的乘务员、神情舒适安详的旅客……司空见惯的画面，除了镜头切换更快一些、放慢镜头用得更多一些，这些创意，一位普通的导演也许就能完成。而这些素材的获得和拍摄也并无多少难度，怎么看都是一般广告公司即可胜任的普通宣传片。抹掉“张艺谋”的大名，谁也不会相信该片出自“名导”手笔。如此水准的短片通常的成本是多少？笔者请教了业内人士，称最多约需100万元，就算翻一番200万元吧，那么其余的1650万元难道全成了利润，“砸”入了张导和他的团队囊中？如此暴利实在令人咋舌。

审计署的报告称，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铁道部花不菲的资金，做了一次“冤大头”。其实“冤大头”又何止铁道部一家？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投巨资，请名家策划大型节目、拍摄宣传片，耗费的资金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打的旗号也都是地方或单位的形象宣传。且不论立项是否合规合法、过程中资金监管是否到位，单看动机，多少可以窥见多少正确的政绩观在作祟。至于实际效果，大概唯一具有“含金量”、唯一可以唬人的，也就剩下“×××

导演”这几个字了。

或许，这是一笔愿打愿挨的买卖，他人也无可厚非。但让笔者感到揪心的是，如果一位艺术家眼球过度地盯着“孔方兄”，还能指望他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吗？如果说“导演·×××”也算一个品牌，艺术家，特别是著名艺术家是否更应该更珍视一些自己的品牌？一位艺术家如果不断靠透支过去累积的品牌美誉度“搂钱”，那么他的品牌含金量还能维持多久？

作为出了炼油钱却坐在黑地上的铁道部也有教训可吸取。正如名人说的未必都是名言，“名导”导出的也未必都是佳作。现在不少投资人拍片选择制作者，更多的只看对方的名气，而较少考虑艺术质量，以为名气就能带来一切。如此功利短视的投资心态，为那些所谓的“名导”、“名艺术家”借“名气”轻松“搂钱”创造了空间。如果铁道部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优选相关公司拍摄制作这部宣传短片，想必也就不必会花费这笔名不副实的冤枉钱了。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王蒙上图开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阅读，过分轻松是危险信号”

“网络时代让我们的阅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阅读变得过分轻松、方便时，我有一个担忧：浅层的浏览不会从此代替专心致志、费点劲儿的思考，久而久之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近日，年近八旬的作家王蒙在上海图书馆开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听他一口京片子，像唠家常一般与大家分享自己曾经读过的那些书、书中的那些智慧，也对网络时代催生的肤浅化阅读趋势不无忧虑。

读书只为发现人生真谛

“我读第一本书时刚满7周岁，在北京上小学二年级。那本书是《小学模范作文选》，第一篇文章名叫《月夜》，读到第一句话‘皎洁的月儿升起在东方’时，我真是太兴奋了！”王蒙解释，那时北京的污染还不严重，月亮特别亮，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但这种亮跟太阳的亮不同，跟灯光的亮也不是一回事，有点白，有点清。

刘一闻篆刻赴台展出

本报讯（记者吴越 通讯员于宁璋）当代篆刻名家刘一闻《中华民族印谱》原作展日前在宝岛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

刘一闻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理事等职。刘一闻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起声名鹊起，《中华民族印谱》是他于2008年春天开始、历时半年多完成的艺术总结之作。全集共由57方印章组成。这些作品或清劲古淡或峻健典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刘一闻的艺术风格。此次活动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台北宝铺建设有限公司协办。

“书画同源”邀请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婷）由上海书画院策划主办的“书画同源”——2012上海书画院名家邀请展日前在壹号美术馆揭幕。展览突出表现“书画一律”的特质，邀请老中青三代54位书画家以书一画的表现方式，给大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这种表现形式不仅填补了此类专业学术展览的空白，也是对当下书画家从诗书画印四方面综合反映艺术素养的考验。展览持续两周，此后将移师宁波等多地巡展。

医保开支增5500亿

美国杜克大学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目前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过度肥胖，到2030年将会有42%的人变得过度肥胖。更为糟糕的现象是，原先过度肥胖的人将变得极端肥胖。

杜克大学的报告说，到2030年，11%的美国成年人将超重100磅，达到极端肥胖的指标，比现在的极端肥胖人口增加一倍。极端肥胖人口中大约有一半人在儿童时期就出现过肥胖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体重不断增加，搞到最后不可收拾。

过度肥胖将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严重疾病，而极端肥胖者患病风险最大，治疗起来也最难，花费最贵。据一项保守的估计，全美一年医保开支的9%，或者达1500亿美元花在了处理与肥胖有关的问题上。

13年后首次放行新药

经过13年的间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次批准一种减肥药物进入市场。这种被称为贝尔维克的减肥药可使肥胖症患者平均减少5%的体重。阿丽娜制药公司在2010年时曾向食药局提出过申请，但是当局认为贝尔维克在进行动物实验时有引起动物发生肿瘤的嫌疑，因此拒不批准。今年阿丽娜制药公司再次提出申请，并且提供了更多安全资料，食药局认为人们服用贝尔维克引发肿瘤的风险微乎其微，终于让贝尔维克过了关。

贝尔维克的工作原理是，阻断人体内的饥饿信号，使其无法到达脑部，这样，肥胖症患者在摄入少量食物之后即有吃饱的感觉。食药局规定，只有体重指数达到30以上的高年人，才可服用贝尔维克。对于患有高血压、二型糖尿病、高胆固醇的

病人，体重指数达到27的也可以服用。

美国人一直遭到肥胖问题的困扰，但是是食药局对减肥药审核非常严格。1997年，一种俗称为“芬芬”的减肥药因与心脏瓣膜损伤有关而被禁止使用。但是，随着美国的肥胖人群不断增加，与此相关的医疗费用直线上升，医生们呼吁食药局降低门槛，给更多的减肥手段开放绿灯。在此背景下，食药局对贝尔维克网开一面。食药局同时强调，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得服用贝尔维克。

贝尔维克拟在2013年进入市

“龙套大师”黄宗洛6月30日下午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说到黄宗洛的名字，不少人或许反应不过来，但提起话剧《茶馆》里提鸟笼子的“松二爷”、电视剧《大宅门》里的“常公公”，那张熟悉、带给观众无限欢乐的脸就会浮现出来。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话剧演员，他一生塑造过100多个角色。

陈强、张瑞芳离世的悲痛还未化去，又一位表演艺术家陨落——短短一周内，三位老艺术家接连过世令演艺界深感悲伤。姚晨在微博中称“这是一次集体的谢幕”。网上，网友们纷纷“点”上蜡烛寄托哀思：“陈强、张瑞芳、黄宗洛，天堂里的戏好看了……”

“父母没离过婚，可我感觉换过好几次爹”

黄宗洛出生于北京，祖籍浙

江瑞安，兄弟姐妹均与艺术结缘，戏称“卖艺黄家”。这之中，又属他和哥哥黄宗江、姐姐黄宗英最受瞩目，被誉为“艺坛黄氏三杰”。三人曾合作出版《卖艺黄家》和《卖艺人》，2004年还曾联袂出演电视剧《大栅栏》，一时传为佳话。

黄宗洛大学读的是心理系。对表演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他曾笑言演戏是“误入歧途”。

北京人艺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很多人说起这句话时，往往想到黄宗洛。舞台上、银幕内外，他演过的角色不下百个，却多为小人物，有些角色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在演员名单上的往往是“为首的特务”、“吹喇叭的人”、“卖报的”、“男同学”、“地主家的儿子”、“班员一”……但无论什么角色，只要给了黄宗洛，他就有本事演什么成什么。

不妨读些“费劲”的书

时下，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让资讯的获取变得越来越轻松，王蒙这位老作家坦言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碰到了新问题：“我发现敲敲键盘，点鼠标，网络上要有什么有什么，百度一下，有时连电话号码也能一蹦而出，只要窗口开得够多，一分钟涉足15个阅读领域都不成问题……可如此一来，阅读会不会变为表层浏览、浅层思维，人们看似夸夸其谈、无所不知，事实上却缺乏深入的、系统的、一

话剧舞台再无这等“松二爷”

——追忆北京人艺原话剧演员、“龙套大师”黄宗洛

这样的成就，凭的是他对艺术表演的一股执著劲。据黄宗洛小儿子黄海波回忆：父亲为了准备戏中的角色，在家里总拿着剧本满屋转圈（他戏中的对话人），抽不愣子大喝一声，吓得正在写作业的他一哆嗦。黄海波在写父亲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了演戏，他头发一会儿染黑了，一会儿染白了。头发长时像个风度翩翩的教授；半长不短剃掉中间时像恶霸地主南霸天；全剃光了像胡同里串着门的磨磨子磨刀的。他一走进角色，每天的肢体语言、说话口音甚至眼神都不一样。我父母没离过婚，可我感觉我换过好几次爹！”

排话剧《茶馆》时，上街也穿长袍马褂

《茶馆》里的松二爷，虽然台词不多，但出彩的地方不少。每当托着

鸟笼子的“松二爷”一出场，“列位，早班啊！”台下观众便会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

为了抓住这个“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胆小怕事又爱打听闲事”的旗人特点，黄宗洛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脱下制服，改穿长袍，蓄须留指甲，成天练兰花指。在排练的那些日子里，即使是在街上，也长袍马褂，腰带上还挂了13件零碎：挖耳勺、烟荷包、鼻烟壶、玉佩、丝穗儿……他不管别人怎么看，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投入到角色当中，那时，他本人就成了“松二爷”。

因为“松二爷”爱鸟，黄宗洛特意到乌市弄来一双黄鸟，将鸟笼擦得锃亮，学着“松二爷”，整天提着个鸟笼出出进进。每天一起床，黄宗洛穿上长袍，提上鸟笼，带上早点，溜溜达达从史家胡同宿舍出发，到隆福寺、地安门一带泡茶馆。天长日久，茶馆里跑堂的、



贯常的茶客都把他当成真的满族遗老。就这样，上得合去，把一个满清遗老演得活灵活现。

黄宗洛走了，天堂话剧舞台上从此有了“松二爷”。借用他在《茶馆》里的台词：“松二爷，在天堂里，您还养黄雀么？”

本报记者 李婷

上图：凭着对艺术表演的执著劲，黄宗洛开创了配角艺术的新天地。他说：“自己高兴，让别人也高兴，这辈子就这白活！”这是黄宗洛在话剧《茶馆》中扮演“松二爷”的剧照。

20年后，半数美国人成“肥佬”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次开禁减肥新药向肥胖宣战

指数在30以上的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一位身高5.5英尺的人，体重达到180磅，即属过度肥胖。他的体重如果达到240磅，那么他的体重指数为40，可列入极端肥胖。芬克尔斯坦说，到2030年，美国的肥胖人口将在目前7800万的基础上增加3200万，达到1.1亿人。在这个时间段里，医保开支将为此增加5500亿美元。

经过13年的间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次批准一种减肥药物进入市场。这种被称为贝尔维克的减肥药可使肥胖症患者平均减少5%的体重。阿丽娜制药公司在2010年时曾向食药局提出过申请，但是当局认为贝尔维克在进行动物实验时有引起动物发生肿瘤的嫌疑，因此拒不批准。今年阿丽娜制药公司再次提出申请，并且提供了更多安全资料，食药局认为人们服用贝尔维克引发肿瘤的风险微乎其微，终于让贝尔维克过了关。

贝尔维克的工作原理是，阻断人体内的饥饿信号，使其无法到达脑部，这样，肥胖症患者在摄入少量食物之后即有吃饱的感觉。食药局规定，只有体重指数达到30以上的高年人，才可服用贝尔维克。对于患有高血压、二型糖尿病、高胆固醇的

病人，体重指数达到27的也可以服用。

美国人一直遭到肥胖问题的困扰，但是是食药局对减肥药审核非常严格。1997年，一种俗称为“芬芬”的减肥药因与心脏瓣膜损伤有关而被禁止使用。但是，随着美国的肥胖人群不断增加，与此相关的医疗费用直线上升，医生们呼吁食药局降低门槛，给更多的减肥手段开放绿灯。在此背景下，食药局对贝尔维克网开一面。食药局同时强调，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得服用贝尔维克。

贝尔维克拟在2013年进入市



寻找罪魁祸首

在大西洋对岸，美国人也面临着肥胖的烦恼。与50年前英国人的

体重相比，如今的英国人平均体重要多19公斤。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身体过度肥胖？是人类变得嗜食爱吃了，还是变得倦怠贪睡？

伦敦帝国学院肥胖症专家吉米·贝尔教授说，“人类的基因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类生存的环境，尤其是廉价食品大批涌现。”在与肥胖症的战争中，人类输给了食品工业公司。对此，作为一名科学家，贝尔教授的悲哀之情油然而生。

寻找罪魁祸首

在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玉米。在制作玉米粉的过程中，有一种副产品叫玉米糖浆，

富含果糖，是一种廉价甜味剂，价格只及蔗糖的三分之一，因此被广泛用于加工食品中以改善口味。

可悲的是，人们对于好口味总是习惯性上瘾。食品市场随之被廉价的食糖和食油占领。汉堡包做得越来越大，食品油脂含量越来越高，糕点做得越来越甜。营养师玛丽昂·内斯特莱说，廉价食糖和食油铺就了人类走向肥胖之路。“在80年代初，美国人平均每人摄入的卡路里（热量）已经超过正常人体需求的一倍。”

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所有的软饮料生产都以玉米糖浆替代蔗糖作为甜味剂。成本低了，味道却更甜了，消费量直线上升——20年后，美国人均消费软饮料从350罐增加到600罐。

谁是谁的杀手：糖还是脂肪？

在70年代肥胖问题还没有冒头的时候，医学界关于心脏病的致病因子进行了一场辩论：糖和脂肪，哪个是导致心脏病的罪魁祸首？结果，脂肪导致心脏病观点占了上风。这个结论造就了一个完整的食品工业系统——低脂食品。

几乎是一夜之间，低脂酸奶、低脂奶油、低脂饼干等品种争先恐后摆上了商场的货架。这些商品原料中的脂肪被去除了。食品的口感差了

你需要吃那么多吗？你吃得那么多吗？

怎么办？那就多放点糖吧。

顾客也蜂拥而至——低脂等于健康。至于糖么，越甜越香，多吃无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大街上胖子越来越多。当人们开始思考用糖来取代脂肪是否明智时，为时已晚。事实是，糖和脂肪都是致人肥胖的罪犯，但是30年来，人们抓住了脂肪却放走了糖。

美国旧金山综合医院的让-马克·斯瓦尔兹医生说，科学实验表明，果糖在体内很快会转化为脂肪，而且它具有抑制人体“赖普定”分泌的功能。“赖普定”是一种荷尔蒙，来自体内的脂肪细胞，负责向大脑报告，体内已有足够脂肪，不必再进食。

当人体肝脏内充满果糖时，“赖普定”不再活动，完全丧失功能。那么，人的脑袋还以为人体处在饥饿状态中，继续下命令“进食、进食”。由此可见，脂肪和糖都是致人肥胖的罪魁祸首。（林荫）

富果糖，是一种廉价甜味剂，价格只及蔗糖的三分之一，因此被广泛用于加工食品中以改善口味。

可悲的是，人们对于好口味总是习惯性上瘾。食品市场随之被廉价的食糖和食油占领。汉堡包做得越来越大，食品油脂含量越来越高，糕点做得越来越甜。营养师玛丽昂·内斯特莱说，廉价食糖和食油铺就了人类走向肥胖之路。“在80年代初，美国人平均每人摄入的卡路里（热量）已经超过正常人体需求的一倍。”

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所有的软饮料生产都以玉米糖浆替代蔗糖作为甜味剂。成本低了，味道却更甜了，消费量直线上升——20年后，美国人均消费软饮料从350罐增加到600罐。

谁是谁的杀手：糖还是脂肪？

在70年代肥胖问题还没有冒头的时候，医学界关于心脏病的致病因子进行了一场辩论：糖和脂肪，哪个是导致心脏病的罪魁祸首？结果，脂肪导致心脏病观点占了上风。这个结论造就了一个完整的食品工业系统——低脂食品。

几乎是一夜之间，低脂酸奶、低脂奶油、低脂饼干等品种争先恐后摆上了商场的货架。这些商品原料中的脂肪被去除了。食品的口感差了